

Howard Jacobson

THE FINKLER  
QUESTIONS



芬克勒  
问题

〔英〕霍华德·雅各布森

著

周小进

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# 芬克勒 问题

[英] 霍华德·

雅各布森 著

周小进 译

INKLER  
QUESTION

Howard Jacobson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芬克勒问题 / (英) 雅各布森 (Jacobson, H.) 著;  
周小进 译. --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4.2  
书名原文: The Finkler Question  
ISBN 978-7-5327-6415-0

I. ①芬... II. ①雅... ②周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 
IV. ① I561.4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51052号

THE FINKLER QUESTION by HOWARD JACOBSON  
Copyright: © 2010 by Howard Jacobson  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td.  
through Andrew S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
© 2014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  
All rights reserved.  
图字: 09-2011-0822



### 芬克勒问题

[英] 霍华德·雅各布森 著 周小进 译  
责任编辑 / 宋玲 装帧设计 / 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
译文出版社出版  
网址: [www.yiwen.com.cn](http://www.yiwen.com.cn)  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 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  
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890×1240 1/32 印张13.5 插页2 字数238,000  
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: 0,001-7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6415-0 / I · 3835  
定价: 46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  
如有质量问题,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: 021-65418000

纪念带来欢声笑语的三位亲密好友

特里·科利茨 (1940—2009)

托尼·埃林顿 (1944—2009)

格雷厄姆·里斯 (1944—2009)

现在还有谁能让满座捧腹？<sup>③</sup>

---

① “满座捧腹”(set the table on a roar) 语出莎士比亚《哈姆雷特》第五幕第一场。

## 第一部



## 第一章

### 1

此事本该在他预料之中。

他这一生一直祸不单行。因此，这件事他本该有所准备。

他是一个能预见未来事件的人。不是睡前醒后的朦胧预感，而是大白天实实在在出现的危险。灯柱和树木突然跳将起来，击碎他的胫骨。飞驰的汽车失去控制，冲上人行道，结果他血肉模糊，躺在一堆撕开的组织和断裂的骨头之中。尖锐物体从脚手架上落下，刺穿他的头骨。

女人们，那最糟糕了。一旦尤里安·特雷斯洛夫觉得漂亮的那种女人与他相逢，受到冲击的就不是他的身体，而是他的大脑。她摧毁了他的平静。

不错，他没有平静，但她摧毁了他未来期望中的一切平静。她就是未来。

预见未来的人时间观都是错的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特雷斯洛夫的时间全是错的。他刚一看到女人，就立即看到了她带来的后果——他



求婚，她应允，然后他们一起安置家庭，窗上拉着厚厚的真丝窗帘，紫色的光漏进来，床上堆着床单，像云团翻滚。在她擦肩而过的那一刻，所有这一切——整整齐齐的屋顶红瓦、山墙、老虎窗、他的幸福、他的未来——轰然塌下，统统砸在他身上。

她没有因为其他男人而离开他，也没说过厌倦他，或者厌倦了他们一起的生活，她去世的场景，该是完美化的悲剧爱情之梦：体弱多病，泪眼盈盈，并时不时地吟诵一些流行的意大利歌剧里的唱词，向他道别。

没有孩子。有孩子，故事就毁了。

有时候是灯柱跳将起来，有时候是房屋坍塌，在这两者之间，他有时会不知不觉提前练习起他对她的告别辞来——同样会不时借用流行意大利歌剧里的唱词——仿佛时光摺起，他的心已碎，两人尚未相逢，她就要死了。

预感到心爱的女人在自己怀里香消玉殒，这对特雷斯洛夫来说有一种凄绝之美。有时候他死在女人的怀里，不过女人死在他怀里更好。不会预感到她的死亡，没有求婚——这样他就知道自己坠入了爱河。

这是他生命中的诗情画意。在实际生活中，不过是女人们指责他扼杀了她们的创造力，然后和他分道扬镳，仅此而已。

在实际生活中，甚至还有孩子。

但是，在实际生活之外，有东西在召唤他。

有一次，学校放假，他在巴塞罗那出钱让一位吉卜赛算命女人给

他看手相。

“我看到了一个女人，”她告诉他。

特雷斯洛夫兴奋起来。“漂亮吗？”

“我看一点儿也不漂亮，”吉卜赛女人说，“不过你嘛……也许觉得漂亮吧。我还看到了危险。”

特雷斯洛夫更加兴奋了。“我怎么才知道遇到的是她呢？”

“到时候你会知道的。”

“她有名字吗？”

“名字是要额外收费的，这是惯例，”吉卜赛女人一边说，一边折回他的拇指。“但是对你我可以例外，因为你还小。我看到了一个叫‘尤诺’的——你认识叫尤诺的人吗？”

她把这个词说成“球诺”。但也只是在她记得的时候。

特雷斯洛夫闭上一只眼睛。尤诺？他认识一个叫尤诺的吗？谁会认识叫什么尤诺的呢？不，对不起，他不认识。不过他认识一个叫琼的。

“不，不，比琼长。”他竟然找不到一个比琼长的名字，她好像有些恼火。“尤迪……尤丽……尤迪思。你认识叫尤迪思的吗？”

球迪思。

特雷斯洛夫摇摇头。但是他喜欢这个词的声音——尤里安与尤迪思。球里安·特雷斯洛夫、球迪思·特雷斯洛夫。

“好啦，反正她在等你，这个叫尤丽、尤迪思或尤诺的……不过，我看到的还是叫尤诺。”

特雷斯洛夫闭上另一只眼睛。尤诺，尤诺……

“她会等多长时间？”他问道。

“等你找到她为止。”

特雷斯洛夫想象着自己漂洋过海、四处找寻。“你说看到了危险。她有多危险？”

他仿佛看到她冲到跟前，一把刀子抵住他的咽喉——Addio, mio bello, addio。<sup>①</sup>

“我没说她危险。我只说我看到了危险。没准儿是你给她带来危险。或者是别的什么人给你们俩带来危险。”

“那我该躲开她吗？”特雷斯洛夫问道。

她耸了耸肩膀，一副算命人的样子。“你躲不了的。”

她自己就很漂亮。至少特雷斯洛夫这么觉得。憔悴凄凉，戴着金耳环，说话还有口音，他想该是西米德兰兹郡的口音。要不是那口音，他说不定会爱上她。

她说的，他早已知道。有个人，有件事，在等着他。

某件比灾难还要重大的事情。

他该遭难，该有伤心事，可灾难和伤心事发生的时候，他都没赶上。有一次，一棵大树倒了下来，被压的人就在他身后，只有半码远。特雷斯洛夫听到了惨叫声，他都怀疑那是不是自己发出的声音。在伦敦地铁，他错过了一个疯狂的枪手，彼此相距不过一节车厢的距离。警察甚至都没有叫他问话。上学时，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女孩——是

---

<sup>①</sup> 意大利语，“再见了，我的爱人，再见”。

他父亲的一个朋友的女儿，天使一样的女孩，皮肤像夏末的玫瑰花瓣，眼睛好像总是水汪汪的——她十四岁那年死于白血病，而那时候特雷斯洛夫还在巴塞罗那请人算命。他家人没有叫他回来见她最后一面，甚至也没通知他参加葬礼。他们不想破坏他的假期，他们是这么说的，但实际上他们是不相信他的意志力。了解特雷斯洛夫的人，都不大会邀请他去与死者告别或参加葬礼。

所以他仍旧活得好好的，大好生命就等着灾难降临。他四十九，身体健壮，除了小时候摔过一跤撞在母亲的膝盖上之外，身上连块破皮的地方都没有，想当鳏夫也还早得很。据他所知，他爱过或有过性关系的女人，都活得好好的，一个也没死，反正也没什么人与他长久厮守，来不及用她们的死亡为一桩所谓“大事”增添一个缠绵悱恻的终曲。期待中的悲剧事件迟迟未到，让他显得异乎寻常的年轻。重新找回信念的人，有时会慢慢形成这副模样。

## 2

一个温暖的夏末夜晚，月亮高悬，时隐时现。特雷斯洛夫正走在回家的路上。他刚跟两个老朋友吃了一顿十分郁闷的晚餐，一个岁数跟他一样大，另一个比他大不少，两人都新近丧妻。虽然大街上充满了危险，但他还是决定沿着他熟悉的伦敦一角走一段，细细回味当晚的哀伤，然后再叫出租车回家。

是出租车，不是地铁，虽然他住的地方离地铁站只有一百码。一

个像特雷斯洛夫这样担心路面上危机重重的人，是不大可能到地下去冒险的，尤其是在跟持枪歹徒擦肩而过之后。

“真是难过死了。”他说，声音很低。他说的是他朋友的太太的离世，当然也是泛指女人的死亡。但是他也想到了鳏居的男人们，包括他自己。失去你心爱的女人是一个天大的打击，但是在这悲剧降临之前，如果没有女人可以拥入怀中、怜惜一番，却也是莫大的憾事……

“连这都没有，我该怎么办？”他问自己，因为他这个人，如果没有个伴儿，多少会出点问题。

他经过了英国广播公司，他曾在里面工作过，也曾抱过纯真的希望，但是现在却恨之入骨，到了不理智的地步。如果他理智点儿，就会想办法绕开，不会经常从大楼前走过。他压低声音轻轻地骂了一句，“一堆臭屎”。

小孩子骂人的话。

这正是他憎恨英国广播公司的地方：把他变成了小孩子。“阿姨”，全国人都这样称呼这个广播公司，善意的。可是，阿姨们的感情是靠不住的，她们心怀不轨、绝不可靠，自己缺少爱就一直假装爱别人，然后说走就走。特雷斯洛夫相信，英国广播公司让听众上瘾，让他们愚蠢地对别人产生依赖。对雇员也是如此。雇员的情况其实更糟——公司用职位晋升和自大心态把员工铐起来，把他们废了，让他们无法去过其他的生活。特雷斯洛夫自己就是个例子。不过他并没有获得晋升，只是废了。

大楼顶部围着起重机，在高处摇摇晃晃，像月亮一样。这倒是个很合适的结局，他想：始于斯、终于斯——被一架英国广播公司的起

重机砸得脑浆迸裂。正是“一堆臭屎”。他听见自己颅骨开裂，好像灾难片里地表裂开一条缝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生活也就是部灾难片，可爱的女人都死了，一个接一个。他加快了步伐。一棵树冲他跳了过来，他赶紧转身让开，差点踏上一块倒下来的养路标志牌。“危险”。他想像着碰撞的场景，胫骨疼了起来。今晚，连他的灵魂都惊恐不安、瑟瑟发抖。

绝不会在你要找的地方，他想。总是在别的什么地方。就在这时，一团黑影从门口现身，原来是个人，那人开始攻击他，抓住他的脖子，把他推过去，脸朝着商店橱窗，告诉他不要喊也不要反抗，然后那人拿走了他的手表、他的钱包、他的钢笔还有他的手机。

过了好一阵子，他总算停止了颤抖，开始检查自己的口袋，都空了。这时候他才确定，刚才发生的事情，都是真的。

钱包没了，手机没了。

外衣口袋里的钢笔没了。

手腕上的表没了。

而他本人没有反抗，没有自我保护的本能，没有 *amour de soi*<sup>①</sup>，不管用什么词，反正那种黏合剂没了，这个人散了架，无法生活在当下。

可话又说回来，他什么时候有过这种黏合剂呢？

读大学的时候，他就是个东拼西凑、零零散散的人，学的东西谈不上什么科目，而是把与艺术相关的不同学科里的各种内容，像乐高

---

① 法语，“自爱”。

玩具一样拼起来，当然还有各种违纪违规的事情，就更不用说了。考古学、具象诗、传媒、节庆与剧院管理、比较宗教、舞台场景与设计、俄罗斯短篇小说、政治与性别研究。等学业完成——究竟有没有完成，什么时候完成的，根本就没人说得清，因为那时大学里没人知道修完多少个模块课程才算完成学业——特雷斯洛夫发现自己拿着一个含混不清的学位，学无专长，只能到英国广播公司谋一个毕业受训的项目。英国广播公司呢，它这方面——不，她这方面——也拿特雷斯洛夫没办法，只好将他分流到第三电台深夜艺术节目组去。

他觉得自己像参天雨林中的一株矮小灌木。周围的受训生来了才几个星期，都有了令人惊讶的成绩。他们都在直线攀升，因为你没有别的方向，只能往上走，除非你是特雷斯洛夫，只有他还在原地踏步，因为没人知道他的存在。他们成了项目主管、电台负责人、采购主管、多平台经理，有的甚至成了总制片人。没人离开。没人被解雇。公司照顾自己的员工，比黑手党家族还要忠诚。结果，大家互相之间十分熟悉——只有特雷斯洛夫例外，他谁也不熟；讲的都是同一种语言——只有特雷斯洛夫例外，他讲的是失落与悲哀的语言，谁也听不懂。

“振作点”，在食堂里，人们会这样鼓励他。但这话反而让他想哭。“振作点”，这话多凄惨。等于承认他永远也不可能振作起来，而且还表明，如果他期待的只是振作，那么他也没什么好振作的。

有一次，创作室某位同事——投诉人的名字他不认识——寄来一封官方信笺，批评他在节目里谈论了太多的病态问题，放了太多的悲怆音乐。“那是第三电台该干的事”，信的结尾说。他回了一封信，说他

的节目就是在第三电台。他没有收到答复。

就这样，每到深夜，他就在广播大楼阴森森的过道里走来走去，他知道没人会听他制作的节目——活着的诗人讨论死去的诗人，跟死去的诗人讨论活着的诗人也没什么区别，谁会在凌晨三点钟去听这些东西呢？这样干了十几年，他辞职了。“我的节目如果停播，会有人发现吗？”他在辞职信里写道。“如果我哪天不再来上班，谁会注意到吗？”同样，他没有收到答复。

“阿姨”也没听。

南部海岸新近设立了一个艺术节，报纸上招聘助理导演，他前去应聘。所谓“新近设立”，指的就是一所学校图书馆，里面没有书，只有电脑，三位客座讲员，没有听众。这让他想起了英国广播公司。真正的导演将他的所有信函都用简单的英语重写了一遍，他的会话也一样改过。他们为小册子的措词争吵了起来。

“这儿你可以说性感嘛，为什么要说欣喜莫名？”她问。

“因为艺术节不性感。”

“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你总要用欣喜莫名之类的词。”

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这是间接语言。”

“欣喜莫名没什么间接的。”

“还有你说这个词的样子。”

“那么我们妥协一下，用热情洋溢，怎么样？”他问道，一点儿也不“热情洋溢”。

“那么我们妥协一下，你换份工作，怎么样？”



他们一直睡在一起。没什么其他事好做。艺术节没人来，他们就  
在体育馆的地板上做爱。她穿着勃肯鞋，做爱的时候也不脱下来。到  
她炒了他的鱿鱼时，他才意识到他是爱她的。

她名叫尤丽，也是到她炒他鱿鱼时，他才注意到。

球丽。

从那以后，他放弃了艺术生涯，接下了一连串不合适的工作，也  
接触了一连串同样不合适的女人，每接一份新的工作，他就会陷入爱  
河；每换一份新工作，他也会失去爱情——更准确地说，是被失去爱  
情。他开过搬家的货车，爱上了他帮忙搬家的第一个女人；开过电动  
车送牛奶，爱上了每周五晚上付他钱的出纳；给一名意大利木工当过  
助手，那人给维多利亚式住宅替换框格窗，也替换掉了尤里安·特雷  
斯洛夫对出纳的爱；当过一家知名伦敦商场里的鞋部经理，爱上了楼  
上负责室内装饰的女人；最后在一家戏剧代理行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  
但薪水不高的工作，这个代理行专为名人出席派对、会议和公司重大  
活动寻找替身。特雷斯洛夫并不特别像哪位名人，却跟很多名人都有  
些相像，因此还用得着，虽不能惟妙惟肖，倒也算以一当十。

那个做室内装饰的女人呢？他当了一名谁也不是特别像的替身后，  
她就离他而去了。“我都不知道你到底在模仿谁？这我很不喜欢，”她告  
诉他，“这让我们俩都很难堪。”

“你做个选择好了，”他说。

“我不想选择。我想知道。我渴望确定的东西。我要知道，无论是  
好是坏，你都会在那儿等我。我上班成天都跟毛茸茸的东西打交道，  
所以回家的时候，我需要切实可靠的东西。我需要一块岩石，不是变